



# 散文

## 一般組



### 評審總評 廖鴻基

文學植根於文化，文化是一群人在特定環境底下生活累積形成的共同習性和觀點。新北市文學獎徵文雖無地域、國籍限制開放為國際參與，但在地書寫究竟較容易引發在地文化共鳴而更具競爭優勢。

散文在臺灣經過多年累積，已發展成相當成熟的文類，參賽作品要在好還要更好的評審過程中過關斬將，必得在題材、文化及空間上有所突圍。

2024新北市文學獎散文類作品，作者在文字能力上的表現幾乎都在水平以上，而獲獎作品，題材上複合度高，表達層次多元，可說是根植於在地文化的充分展現。

以創作領域來說，新北市除了擁有人口密度相當高的大小城市，還擁有廣大的山林田野，以及地質地景多元的海岸和多種多樣的海域產業及活動。這相關領域及題材的書寫，顯然還有相當廣大的開展空間。

期待創作者能有更多元的擴展和延伸，期待新北市文學的未來。







## 陳伯柔



### 簡歷

1994 年生。臺大財金系畢，現就讀北藝大電影所。這張照片是在安居街拍的，當時正在拍攝我的第一部短片，有點狼狽卻很幸福，像生活大部分的時候一樣。

### 感言

謝謝媽媽，謝謝八歲的咩及與阿保機。謝謝把這個獎頒給我的評審們。謝謝所有愛我的人。——獻給老爸



## 鰲



第一次感覺自己有個家，是 2016 年搬進老爸家的時候。

正確來說，那只是老爸欠錢跑路的時候亂租的破公寓。

老爸總說安居街、安居街，名字取得真好，好像住在這裡，就不用再跑了。但我討厭那個地方，討厭好賭又無所謂的老爸、討厭充滿霉味的樓梯間、討厭靠山的地方總愛下雨。我最討厭的，是當時只剩一個行李箱，沒有選擇的自己。這些討厭的感覺匯聚起來，朦朦朧朧卻像是小時候對家的印象。

一開始當然每天惡語相向：老爸煮的飯很難吃、老爸叼著煙卻不准我抽煙、老爸會在廁所放很臭的屁、老爸稱讚我打扮很漂亮，我跟他說「干你屁事」。

青春期所有無處宣洩的叛逆與憤怒，延後成為兩個成年人之間的抗爭。老爸想裝模作樣，扮個電視上的好爸爸，期待我也成為電視上乖巧又會撒嬌的好女兒。我說我只是個房客，大可不必惺惺作態。老爸說我長大了，我說老爸你真的太老了。

大吼大叫吵了架，老爸消失了三天。

第四天我發現他留了一張紙條壓在清理乾淨的煙灰缸下，字體一樣狂狷有力。

——「女兒，給老爸一個機會，我只是想學著做爸爸。」

我打給老爸，電話接通的時候，背景音是麻將聲與喝采聲，老爸說他手氣正旺，多打個四圈，明天再回家。我把我的眼淚擦掉，罵了三個字的髒話，然後掛掉電話。老爸說，我真是他的剋星。後來那晚他輸了十萬。我不知道我該感到生氣還是感到被愛。

老爸要我相信他，這次一定會戒賭，日子會越來越好。儘管失望過一百萬次，我還是想相信老爸。我們一起把十萬塊還掉，還清的那晚我載著老爸去和平東路上的梅花戲院看《樂來樂愛你》。老爸坐在機車後座，支支吾吾舉著兩隻手說「我可以抱哪裡？」我們心裡一定都是怦怦地跳著，於是我們都忘記老爸要戴安全帽，坐在漆黑的電影院裡，我們都專心地想著紅綠燈前被抓到的那張罰單。

我曾經問老爸，有沒有想過回老家。他說如果回去，他怕連祖厝都賭掉。但我知道他只是需要一扇新的門，一扇乾淨的門。

這個時代欠錢給黑道照樣會潑紅色油漆，即便我說了也沒有臺北人會相信的。當一扇門被潑上油漆，就像臉上被烙印成罪人，任何清潔劑都洗不掉那記號。

幸好臺北不像老家的小鎮，臺北有好多扇門，藏在大樓與大樓、巷弄與巷弄之間，我們永遠都能有新的開始，像是遊戲裡的某種 bug（漏洞），即便某天消失在某扇門後，也沒有任何一個鄰居會發現。

老爸什麼都玩，麻將、骰子、撲克、天九……，他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褲袋裡對折的鈔票掏出來擺在桌上。太厚的鈔票一脫離口袋的束縛，便鬆垮的攤平在桌面，這是綠燈，代表老爸這幾天賺得狠；如果鈔票只剩薄薄的幾張，摺痕很深刻，就是老爸手氣不順。

在老爸說要戒賭的那兩個月，鈔票剛剛好成了能對折而不會散開的厚度，那是最差的情況——剛剛好能生活，剛剛好的賭本，也是剛剛好的跑路費。

每晚我們心照不宣的坐在電視機前看新聞閒扯著政治，像是在打一場沒有結局的博弈。老爸說我是獄卒，而他是犯人，其實我比他更想逃出這座監獄。

自有記憶以來，老爸總是半夜回家，國小的我會撐著眼皮，盯著牆上的時鐘，想著再等一下，就能聽到老爸打開門鎖的聲音，有時候他會帶著宵夜，有時候他只是直接爬上床呼呼大睡。

有一天的半夜，他帶回一片 DVD 光碟，叫《今天暫時停止》，是一部由比爾墨瑞主演的喜劇電影。主角每一天早上，都會孤身一人在最討厭的二月二日醒來，即便每天都必然重複同樣的事情，他仍希望能夠改變自己的人生。

在看管老爸的兩個月裡，我總不自覺想起那晚我們坐在沙發上，彼此依靠的模樣。

老爸知道我害怕什麼，他同時也在害怕他自己。如果讓一個飢餓

的人走進超市，他什麼都會想放進購物車，老爸心裡的大洞，被他自己用亂七八糟的東西填填補補，好像怎麼打撈也打撈不完。我看著在沙發上睡著的老爸，除了幫他蓋件毯子，我不知道怎麼幫老爸過完剩下的人生。

日子漸漸上了軌道，我找到了喜歡的工作，有了貓咪，遇到了愛我的人。我跟老爸說，總有一天我會搬走，老爸你要自己好好生活。老爸把老花眼鏡戴到頭上，盯著電視扒飯，什麼話都沒說。

最後一次收到老爸的訊息是我搬離的三年後。

「我要搬家一些你的東西我要問你還要不要」

——老爸從沒成功找到鍵盤上的標點符號。

我又從陽光明媚的理想大路上，來到這個彎彎繞繞又飄著雨的地方。

按了五樓的電鈴，無人回應。幾分鐘後，我按下四樓的電鈴。

「你好，我是六號五樓的，忘記帶鑰匙了」我說。

對講機沒有回話，我又補了一句「真的很不好意思」。

然後門打開了，與大門一起打開的，是裡頭潮濕的霉味。

想起那幾年每次跟老爸吃飯回家，老爸都會搶在我拿出鑰匙前按下電鈴。我覺得很丟臉，但老爸一直說沒關係。他說：「你就是太死腦筋。」

其實我們都沒忘記帶過鑰匙，只是我想老爸很需要這種小小的勝利。我不確定他的行為算是對自我正大光明的宣告，還是對這世界無可奈何的一種賴皮。

順著狹窄的樓梯間爬上五樓，我蹲下，從牆邊的電箱裡，小心翼翼的遠離電火布有些脫落的裸露電線，用一隻指頭勾出家門鑰匙——老爸放在這裡的時候，還洋洋得意的跟我炫耀，這是最佳的藏鑰匙地點。

男友在一旁陪著我，他難為情的問：「你真的沒帶鑰匙嗎？」

我低頭打開黃色的鐵門，發出尖銳的嘎滋聲。

屋裡家具都在，只有衣櫃是空的。炒鍋還放在瓦斯爐架上，好像主人晚點就會提著大包小包回家煮飯。但他不在了，我知道，老爸又開始跑路了。老爸跑路的時候，誰都找不到他。

我的房間裡還留著海報，Kurt Cobain 叼著菸彈吉他、電影《冰毒》的男女在荒石堆上依偎，他們都是沒有明天的人，就像那時的我跟老爸，我開始為自己的安逸感到難受。

我坐在我們前幾年才一起搬上樓的廢棄沙發上，老爸留了一包菸，金色大衛，裡頭只剩一根。我點起那根菸，試著在這間被拋棄的房子裡留下一點老爸的味道。

男友在旁也點起了自己的菸，嘖嘖稱奇的東看西看。

我盯著他看，我覺得他可能一輩子都沒辦法真正理解我是誰。

天花板又掉了一片壁癌下來，我想起小時候的一個回憶。

有一年過年，老爸的廣東朋友抓了一隻鯊回來，說是打邊爐（粵式清湯火鍋），吃這最鮮。那隻大鯊就放在一個盆子裡頭，占據了所有平面，鯊一轉身，就碰到邊。

我說：「呢個盆太細，不夠大（這個盆子太小了，不夠大）。」

他說：「啱啱好啊，可以啊（剛剛好的）。」

又說：「佢走唔甩啦（他逃不出去的）。」

後來院子裡大人都走了，剩我一個人。

我看著卡在盆子裡的鯊，鯊的腳拼命地滑著淺水。

我再也沒見過老爸。

最後我只帶走了老爸的炒鍋。

## 評審評語 方梓

書寫與嗜賭的父親居住在租屋的短暫時日；居住路名雖為安居街，卻是父親跑路的避處。離開父親後的三年，去拿當時留在父親那裡的物品，書寫者卻只拿了炒鍋，那是父親用來做飯燒菜及煮「打邊爐（清湯火鍋）」朋友送的鯊。

全文以不同的意象書寫；以《今天暫時停止》來隱喻父親想要卻無能改變的人生，《冰毒》裡依偎在荒石上沒有明天的男女宛如父女倆。最後的鍋與鯊，鍋是家的象徵，鯊則暗喻父親的人生際遇如鯊。

全文道盡賭徒父親一生宛如鯊般的憋屈，而鯊在文末才出現，給父親的人生做最後的註腳。







## 洪筱婕



### 簡歷

來自澎湖海島，安居淡水山城。淡江中文系畢業，國北教台文碩班在學、淡水南北軒藝員。

### 感言

謝謝新北市文學獎。

謝謝親愛的陳允元老師，一直帶著我感受創作的美好，並賜予我的作品深深的祝福。

謝謝淡水福佑宮文昌帝君。

謝謝淡水南北軒師兄弟給我很多很多物資、愛和照顧。

謝謝曾柏竣買鹹酥雞來我家吃。

謝謝身邊所有比我還要相信我的家人。

這篇作品寫了一個工時不穩定的研究生加藝文工作者看到薪水哭出來的故事。

有時創作，有時生活，困頓有時，安慰有時。

失去的會化作新的未知回到我們身邊。



## 小月



今晚承德路上的紅燈怎麼那麼少？午後雷陣雨留下的雨漬還殘留在安全帽的面罩上，催動油門的粗糙手掌和腳踏板上的腫脹雙腿，內部肌肉都不安地伺機而動。在摩托車掛鉤上的紅白塑膠袋不知道在經過哪個窟窿時掉落了一耳，整個重心都落在我的左腿上，那一袋什錦雜菜羹，溫溫沉沉的。我對滿月分心（亮起的機油燈更刺眼），對從夜市裡散離的人潮分心（我不也剛完成吞嚥飽足？），對垂落在頸後黏膩且糾纏的長髮、安全帽面罩上殘留的雨漬都分心，整條承德路三段、四段、五段過去，我的腳腕刻意內八，左側大腿向外開胯又向內反作用力，避免膝蓋前疊掛的打包剩菜繼續滑落，甚至離我而去，虔誠又謹慎地等待一個紅燈時機，再把它們萬無一失掛好，我等待著。

紅燒魚、奶皇包、雜菜羹、炸雞翅，在抵達租屋處之後，我把每袋紅白條紋塑膠袋再次一一打結綁好，在房東所附的小型冰箱裡，將它們各安其位，狹小的冷凍區恰好可以放得進包子，其他食物也都妥當地被我安排在冷藏隔區或冰箱門層上，我終於有點信心，同時竟然有一股得意，我一定也可以安頓好自己。

可是有時候，我真的會不小心忘記怎麼安頓好自己。但不要緊，打開手機，有好多短影音可以讓我複習，比方說「Get ready with

me」、「跟我過一天」、「沉浸式回家」諸如此類的主題，今晚我就參考了一位甜美又年紀與我相仿的網紅，程序如下：拿出便當盒，網紅先鋪平了燕麥片，在鋪上一層無糖優格，最後放滿可口的切片草莓、進口有機藍莓，淋上金瑩蜂蜜，就為自己準備好隔天富含纖維又低 GI 的早餐了。

我拿出便當盒，放上兩顆今晚打包的奶皇包子，從雜菜羹裡挑揀出切片蘿蔔、糊爛白菜、黯淡的木耳碎，刻意將雞翅的翅腿和翅根分節折斷，如此一來我也為自己盛滿了菜肉兼具的隔天餐盒。盤算剩餘份量，分食一周不成問題，所以不要緊啊，真的不要緊。

看完網紅的分享，我的演算法又推薦給我更多「減醣這樣吃」，更多的精緻甜美與安穩。前幾日搜尋的「挑戰一天一百元」、「省錢料理這樣吃」此類的小資主題都被沖淡洗掉了，像乾在安全帽的雨漬那樣，會在新的一天、被新的一場大雨洗掉吧，洗掉吧，洗掉吧，總會有新的日子，新的時機洗掉的。

我打算從洗得起的開始。脫下今晚殘留爐香的衣物、拆下因為心存僥倖不願買夜用加長型衛生棉而沾到經血的床單、因為焦了鍋底而泡整晚水的碗盆、缺乏保養油膩的皮肉、流過眼淚和汗水的臉頰。而這一切最輕易並能帶來快感的，就是指頭往下一刷，就重新洗牌一遍，將不同生活情調、日常圖景為我展覽的社群軟體，點開最新的「有人標註」限時動態，是今晚和軒社師兄們到木柵忠順廟北管排場

的演出影片，畫面中我們在廟埕圍成半圓，以頭手鼓和二手鼓為中，左邊都是吹嗩吶的師兄，右邊則是叮咚作響的鑼鈔，不同的樂器在不同鑼鼓變化裡整齊而規律地敲擊著，在其中的我為了專注地盯著頭手的手勢指令，身體就像只勾住一耳的塑膠袋，刻意不直視廟門似地，不自然又僵硬地側身傾斜著。上傳的人在影片寫著「有才華的各位」。

我打算將這則影片轉貼到我的限時動態，讓自己也成為一場展覽。我選了好看的字體和喜歡的桃紅色，打上「謝謝保生大帝（隔行）謝謝保儀大夫」。還沒發出去，又再想起那個提了三四包剩菜從辦桌離席的自己。夫—大—儀—保—謝—謝，刪掉。跳行，帝—大—生—保—謝—謝，刪掉。

我想起打包辦桌剩菜時，我用剛哭過而緊繃的喉嚨說出：「真是謝謝保生大帝」，「還有保儀大夫喔！」剛從戲臺上下來的阿竣一邊幫著我張開塑膠袋一邊回應我，避重就輕的心疼與溫柔。軒社一整年裡有幾個固定出團吹奏北管的年例活動，今天就是交情深厚的保安宮過爐吉慶。晚上的辦桌還特別請了一班歌仔戲，原以戲曲後場樂師為業的阿竣，恰巧同場就被班主任找上戲臺，為扮仙儀式吹奏嗩吶。

我將謝謝消音，像膜拜乞願時把話吞在嘴裡。趁神明慶典之日，我索取吃食以溫飽，我該回應眾神謝謝。那是我不想被看穿的謝謝。或者對說出「有才華的各位」的人聊表謝意，隔空默認，然而我至今

未能理解「才華」的實相，以為是兌換生活資本與自我價值。那又是我，權充又心虛的謝謝。

阿竣也發了一則限時動態，是他在戲臺文邊唸唸伴奏的片段。其實當時我也在臺下，明明舞臺在中間，阿竣卻像是為了演奏給我聽那樣，理所當然地把身體對著臺下觀眾。福祿壽三仙依序出場，喜神俊秀俐落的身段真好，麻姑柔美端秀的亮相、雲步、整冠，把我的心緒帶遠，帶到天庭上的三仙祝賀，那裡沒有貧瘠與匱乏，一切豐饒餘裕，什麼都足夠，足夠拋出柔情撩人的眼波，足夠揮動法力無邊的拂塵，足夠把每個點步、跨腿都賦予神清氣爽的能量，無所困頓的核心，有才華的各位。

我的心緒好遠好遠，有兩個月沒有接演出了吧，我想起年初在宜蘭、桃園、板橋、苗栗的戲臺上，因為玉皇大帝、福德正神、天上聖母幾位神明的誕辰，而有機會做個幾回神仙，「今天來參加土地公公的生日派對哦（愛心圖案）」那天我就會發這樣的限時動態。

那時候的路肯定好走一些。好走的意思是，雖然有時為了扮早仙，清晨時分就得啟程化妝，或演完夜戲回到臺北後，有長長的一段子時夜路要騎，但總有適量的紅燈讓我停下，抹掉面罩上的霧露，把路重新看清。今晚上過冷盤、醃漬黃瓜、醋溜九孔、清蒸紅蝦之後，手機傳來打工餅店的薪資匯款。

保安宮的會長和爐主捧著酒杯，來到我們這桌敬酒，澄黃的啤酒上層還飄浮著一層浪沫：「多謝啦！逐家勞力！」、「哇攏遐爾少年！無簡單無簡單！」我潦草舉起裝著麥仔茶的酒杯，做作地咧嘴點頭，隨即又低頭按著手機上的計算機——十號我上七小時、十二號我只上四小時、二十三號扣掉用餐時間這樣是六點五小時嗎……

加減乘除，再按下「=」，一次一次復算，我的身體就像被啤酒上層的浪沫反覆用力拍擊又緩慢地退後，對每個答案都不甘示弱。

「為什麼大部分神明的生日都那麼集中啊？祂們幾乎同樣的星座欸哈哈！」曾經友人如此回應我的工作。母親節過完了，鬼月要來了，生活還有什麼值得慶祝？好日子，難道都是一起來一起走？我閩遐爾少年……倘若我真的具有才華或價值，原來也只會為慶典而生。眼淚忍不住要流，紅燈怎麼變那麼少，路有點難走，卻不能停下來。

有一晚阿竣拎著一袋鹹酥雞到我家，約六坪大的獨居空間，撕開紙袋的鹹酥雞攤在床邊，阿竣蜷曲坐在只容一人通過的地板上，我特別專注地想將竹籤精準插進四季豆，虔誠像要把握某個偶然的運氣，以便讓我看起來像是忙著吃而不急於招待他，我費心於刺破灑滿胡椒的嫩綠豆膜，些微水分和濁油滲出，心底卻是焦灼該讓阿竣在什麼位置或家具上。戲臺上只要一桌二椅就是一個家，下了臺，再無美術布景實現另一種階級想像。



「這也是你的小月嗎？」我發現自己白忙一場後，問了出口，像是終於承認了什麼。「唉，對啊。要不要去拜拜？我都會去跟文昌和媽祖拜託丟一些工作給我，祂們也沒讓我餓到哦！」對啊，祂們也沒讓我餓到。進軒社學藝以來，每逢地方神明慶典、交陪友宮的活動、師兄弟的婚喪喜慶等，無償支援出陣演出時，同事親友總難以理解「有錢請不到的軒社」？

如果重新選擇一條路——不用害怕突然經過窟窿而失去什錦雜菜羹、路邊換個機油才兩百五、不用擔心吃不飽只在乎 BMI、和月經貧窮議題保持距離……。那條路上還能在臺下聽阿竣吹唢呐嗎？還能不能，參加土地公公生日派對？「要不要順便求個籤！」我停下手上正翻覆挑撥鹹酥雞的竹籤，轉身面對書桌前張貼的籤詩。


靈雞漸漸見分明  
凡事且看子丑寅  
雲開月出照天下  
郎君即便見太平

我怔怔地看著上個月媽祖賜給我的籤詩。啊，月底是西秦王爺生日，又有辦桌了。

## 評審評語 廖鴻基

這篇文章成功結合了在地宮廟文化、一般人生活中常遇到的現實與理想間的選擇掙扎、以及不少人經驗過的節儉生活哲學。難得的是作者苦中作樂，以自我調侃的幽默筆調，質疑年輕和才華的實質意義，以及畫龍點睛般點到為止的同事情感，加上文章末尾引用一段內涵似有似無的勵志籤詩，通篇文章不明講生活拮据下的抱怨跟質疑，但這些情緒在生活敘事中隱隱貫穿全文。無論題材的交錯運用、文字的乾淨俐落、以及整體表達的藝術性等，是一篇值得肯定的優秀散文作品。





## 章晨煦

---

### 簡歷

本姓張母姓許夫家陳，採音，章晨煦變成了筆名  
說故事、寫故事、旅行是日常  
代課遊走學校間與孩子們玩是溫飽  
人，難得糊塗也難得精彩  
少麻煩到他人做自己就好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畢  
以文字記錄生活  
曾獲得三重城市文學獎第三名  
安寧基金會「如果有一天，我們說再見」徵文比賽佳作  
聯合報、人間福報徵文得主

### 感言

感謝評審們的賞識，這句話顯得老掉牙但我必須說真心話，每篇文章的投出都是時空寄信，有了回應必定歡天喜地。這篇文章是給我的母親，他走時一篇祭文也沒，心中的洞變大變深，提筆寫母親必須與淚水搏鬥都怕潰堤，三年後，總算寫出、寄出，好好說再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希望此文母親能收到我的思念。



## 臺北橋走幾百回

---

臺北橋都走幾百回了也沒垮掉，怕什麼！

獨自步行，就想知道那被踩了幾百回的臺北橋到底如何讓她如此這般壯大自己。當年她四十幾歲，清秀五官有著幾分霸氣，銳利眼神與直挺鼻樑下那兩瓣細薄小巧粉唇形成對比落在有點圓的鵝蛋臉上，加上玲瓏豐腴的身材，舉手投足間有著精明又令人憐愛的模樣，看起來是個能幹的美人。

能言善道是天賦，一張小嘴理直氣柔得常使人跟著打轉，你看，土地公旁的米行就讓她賒了一百餘斤米、雜貨店的醬油、鹽、糖也是先欠了再說，連住在隔壁街男同學的媽媽也被借了幾萬塊。她的好口才，再加上那容貌及坎坷背景，任誰都會掏出同情信她幾分。

鄰居們佩服她獨力撫養五個孩子的本事，也知適時地保持距離免得在閒話中不自覺又給了什麼。不過還好這些賒的、欠的、借的都會還，只是時間問題。她不認為這有什麼可恥的，能活著看到明天的太陽比什麼都重要。「吃人一口、還人一斗」常掛在嘴邊。有恩於她的人會不定期的收到一些煮好的綠豆湯或者是細心切好的有果傷的便宜水果作為回報。逢人便開始歌頌這若干人等對她扶弱的行善之舉，藉



此洗腦著街坊鄰居記得對她好不會有錯。其實她並不弱。

那高調的歌功頌德及委婉說出悲慘命運的敘事能力無人能敵。說那初進國中的母姊會，她把最好的衣服穿上，看來體面，一步入校門便春風滿面的跟所有師長們打招呼，連從身旁經過的也會大聲喊著：老師好！真想知道那自信到底如何而來？只要有她在的地方都不寂寞，你看，前腳方踩進教室那客氣的氛圍馬上熟絡，不熟悉的母親們立刻圍起，東家長西家短的沒完沒了，似乎熟識得很，直到老師開口說話。母親不管我在現場的尷尬，大家都靜默聽著，只有她忙著跟身旁的家長們唱和，包括那個令人討厭的男同學的媽媽，幸好她細聲交頭接耳，我這小臉才沒丟大。她這一忙就成了最後與老師說話的人。也不知談了什麼，隔天中午被老師悄悄地喚到辦公室。

原來是便當。黃昏前她會煮上一大鍋飯，好應付我們成長中的大肚桶，備上三道菜放在餐桌上用竹編菜罩蓋上，就去謀生路。十人份的電鍋煮了八杯米，那三碟菜呢？鹹味十足的蔭豉豆干、當季的炒時蔬、一鍋需海撈才有肉的滷肉，當然有時會變化菜色如把滷肉換成鹹魚一尾。飯菜不能吃光。隔天早上得自己拿便當盒將剩菜飯裝上帶去學校當午餐。有時我會省下零用錢去買顆雞蛋煎個荷包蛋放入，將那見不得人的三樣菜蓋住，才願在教室慢慢吃飯。但大多數是神速的將便當吃完。這次沒有荷包蛋，老師從身後看了幾眼，輕步走到課桌旁小聲說著：到辦公室一趟。手剛闔上便當蓋，是沒想到老師會在菜色上做文章，當下以為是犯了錯，只有犯錯的人才會不說原由的被找去

辦公室。小心地來到跟前正襟肅容時那嘴角突然上揚，瞬間顫抖，到底是考不好還是被告狀，雙手在背後摩擦著想等下吃藤條時可減輕疼痛，沒想到他竟溫柔的微笑還把兩顆水煮蛋放在我的手掌心，吩咐我認真讀書孝順母親還說著人窮志不窮之類的話，那同情的臉色讓我羞得無處躲藏，當時真想是犯錯挨鞭子算了，還來得自在。這不識字的老媽連老師也可折服，我無言。

回家與她爭論，為何要將家事召告天下，很丟臉。有什麼好丟臉，跟老師炫耀乖女兒自己帶便當，是在誇獎妳。接著耳朵長繭的故事又來了：我歹命女子雙手撐起全家養著幼小的你們，又辛苦開了工廠……。天呀！真不該開口！

說是工廠也不過是幾臺縫紉機往客廳一放，找幾個鄰居過來幫忙車縫，當然是她用那善言的天份跟附近製衣廠要了訂單。也是來自不怕死的膽量，她原本不會車縫，也不知去哪弄來一臺腳踩的縫紉機，撿來一大袋從迪化街步行跨橋扛回來的便宜零碼布，就開工。看這布袋沉沉的，我好奇試著扛起，沒想到踉蹌的往後退幾步，當時只覺得母親是大力士。

一切就緒後，見她把布攤在餐桌上很有架式的把紙板放在上面，用粉頭沿著紙邊畫，又借了把裁衣服的剪刀，剪成三角褲的形狀，喚來鄰居大嬸在家車縫，見那內褲的腰埋進了條粗大的橡皮筋後就完成，這樣簡單粗糙，也有廠商收購，她真厲害。或許在那臺灣錢淹

腳踝的年代什麼錢都好賺，當時長輩常說這社會有懶惰死的沒有餓死的，她還真能見證歷史。當然，也藉機學著縫紉技術，兩三年後工業用的平車、拷克擺滿客廳，連裁剪用的大型工作臺也擠下了餐桌。沒了餐桌，卻多了冰箱，便當裡的菜色也不用再遮掩。

在我快國三那年才有小工廠規模。這之前也不過是二位車縫阿姨，加上臨時來幫忙修線頭、包裝的鄰居，也有辦法說成是工廠，在母姊會上說嘴。她那張嘴豈是我能招架，除了認賠外別無他法。誰讓她一肩扛起重擔，遑論是個女人。每每爭吵就輸在她是個偉大的媽。

爭不過母親，連威脅著要自己步行去搭火車，也無所謂，好吧！妳都不怕了我就走他一回。

母親慣例每年在大熱天的暑假回鄉下老家一趟，這次指派我去探視阿公，她說忙。就是如此大膽，也沒想當年我才十五歲零幾個月，提醒我還小時，她卻認為十六歲也算是大人了，還大聲說著：我臺北橋都走幾百回了也沒垮掉，怕什麼！要走就去走我就看你有何大本事。我怎不知她只顧著賺錢根本無心思抽身盡孝，但這話題嘴得拉緊，不小心拉開，絕對與橋下之水般又臭又長。

母親，成天細數著水電費、學雜註冊費、買菜買米錢，又指著為了我們五個孩子省下車錢徒步穿梭臺北橋去打零工、批貨、扛貨的辛勞。這聽膩的贅語厭煩得在身上築起了道牆，阻隔了母親的累。

她走了幾百回的臺北橋就如此高傲，這我是第二回，但她是成年人我不是，心起了較量。好吧！我就自己走走看，不信有多難。

記得第一次她領著五個孩子從臺北車站走回三重埔租屋處，那時我才六歲。回鄉也要點面子帶個伴手禮買個車票，就把身上的錢花光，最後只能走路回家。人小不懂得疲憊，沿路緊盯著城市高樓及車多、人多的新鮮感，不知何時拾階而上已在臺北橋上，當時工業剛起，河水還算乾淨，騎鐵馬和踩三輪的人力車與多數的汽車共行在橋上，兩側來往行人也不少，沿岸還偶有秀英花飄來的香氣。好奇的走走停停，幾次迷戀於躍出水面的魚群及橋下舢舨船在河上搖晃的景緻而不肯走，母親可能累到沒力氣罵人，淡淡說著有人曾經從橋上跳下去死了他們會出來抓交替，嚇得我立刻拔腿死命跟緊，怕這橋成了奈何橋或被冤魂附身。不管如何她總能成功地把我們平安帶回家。

年少與母嘔氣，獨自走在臺北大橋上，已不復見三輪車，反被迎面的汽車黑煙與河水惡臭嗆到不行，淡水河水不再淡，混成了黑水，繁榮後竟有如此景色。感嘆中，拿出手帕摀著口鼻侷促走著，偶有陌生人在灰濛濛的人行道上，行色匆忙與我擦肩而過，看著前方那布衣膠鞋穿著應是到橋下打零工的人，別怕，我如此告訴自己。危步加速走著，突有一位戴斗笠的中年壯漢從身後拍著肩，據說這拍肩可能是鬼魅來索魂千萬別回頭，我雙腳僵直鼻子朝前眼珠朝後額頭冒出冷汗，那人沒停下快速走到身前回頭說著：查某囡仔，一個人在這走很危險，你跟緊我後面有事大聲喊。他走很快我沒跟上，其實怕的是不



測著實不敢跟。此刻，突然強烈的需要她的存在。是想轉身就走，去搭公車快速離開這黯澹混雜的橋，或許骨子裡有著母親的倔，帶著志忑與難以忍受的嗆味仍往前快步走著。

好不容易下了橋，回頭望著那長階梯，突然激動，這該死的大橋，她怎麼有辦法這樣來來回回，那一袋袋的零碼布又如此沉重，真只為了五個大肚桶。一陣鼻酸，這酸比臭重。

那年，才懂得母親。

又來到臺北橋，我靜靜坐在有冷氣的公車上，已不知幾回了，望著窗外，這橋還是沒垮。幾十年了人行道上少了苦力多了休閒跑步者，河水也算乾淨波光上還偶有魚露出水面，但，她呢？似乎……

## 評審評語 林文義

堅韌的母親形象圖——〈臺北橋走幾百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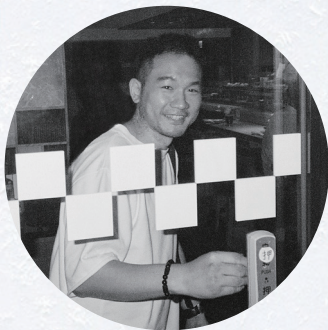
淡水河幽然向海，母親在現實的艱難中，以樂觀、正面的勇健迎迓含辛茹苦的挑戰，那信實且堅韌的生命力，引領子女往後人格的循序與形成。

作者以真切、虔誠的筆觸，留予母親大智若愚的形象，毋寧就是一美好的由衷敬意，不濫情、未浮誇，正是散文書寫的含蓄與深諳的沉潛記憶，亦是映照前行代人塵堅韌的生活印記。





## 林祐民



### 簡歷

次男，丙寅年生。熊寶貝香氛袋清新晨露愛用，因此代號熊寶。{男男糾察隊}成員，兼任人間布丁狗老師的財務長。英文系學士、商管碩士，代理過美國家居家飾店、當過書店店長，目前正在思考自己還可以是什麼。長大後獲得的第一個獎是新北市文學獎。

### 感言

2023年，我們全家人一起看金馬獎，媽說她想像過自己的孩子得獎，上臺講感謝他們的謝詞。我不是演藝工作者，所以借此機會，謝謝無限包容我的父母家人，也謝謝當年協尋過外婆的所有好心人和眾神明。謝謝評審和文學獎工作團隊。最後謝謝指導教授人間布丁狗老師，以及中等漂亮。



## 人間



找到外婆的那天，是她失蹤三週後的一個初夏傍晚。回想起來，六月或許是尋人最不合時宜的季節，生活的細節被翻箱倒櫃，在日頭下曬至焦脆，然後回答各種的問，反反覆覆，像驟雨，也像夢囈。

並非全無預兆，媽說。久病多年的外婆突然從永和的家出門，招了輛計程車，說要去宜蘭的山裡，那裡是某演藝圈大哥自我了斷的地方。司機當時覺得不妥，便送到了警局讓家人帶回。我未追問那後來呢，只記得她似乎對所有的問題都沉默以對，乃至幾日後又再趁隙離家。外婆後來選擇大眾運輸工具，乘車紀錄說明她先是搭上大都會客運 262 從捷運中和站到臺北車站，再轉中興客運 605 至汐止站，之後消失在空氣中。

日文「人間蒸発（にんげんじょうはつ）」，指的是一個人突然消失，像是蒸發了一樣無法被找到，去了哪裡或發生什麼事情也無從得知。但好好一個人怎麼可能平白無故地失去蹤影，我懷疑那幾乎是不可能，畢竟即便生活裡毫無交集的陌生人，都能夠輕易打電話來問你是否需要小額信貸。

也許是誤判，我想現實的生活或許不只有一個人間，所以人才能



夠輕易地躲藏。錯置像是我所記得的過去，總是和爸媽說的不一樣，語言不可考究、情節或有補充，所以離開的人總在夢裡靜默相視，只有被留下的人才會急急討要說法。

查了地圖，螢幕上起訖點間顯示的路線，恰好是新北市與臺北市交界的彼端到另一端，約莫一個掌心的距離，耳內一陣刺痛，我急忙將連結貼到家族群組裡。

有時候，我以為自己才是那個幽靈。

\* \* \*

「外婆離家出走了。」

媽低聲喚醒我，那段時間正好是我工作轉換期的空白，每天緩慢地收著行李，準備再次離開臺灣，去另一個國家生活。

朦朧裡我沒有太在意，只問去查監視器了嗎？媽說最後的影像是她離開社區大門的出口，在那之後下了一場雨，人就這樣在雨停以後不見，像是蒸發了一樣。我說會不會是雨太大在哪裡躲起來了，還是在哪個親戚家串門？媽說應該不是，前幾日外婆自己突然說要去宜蘭的某個山裡，太奇怪了。

我突然想起某部電影，裡面說下了一場雨後，離開的人就會回家，但此刻說出口實在不孝，只好把話硬吞下，然後呼出一口灰濛的濕氣。

其實對外婆的印象不深，我自小寄養在爸那邊的親戚家，直到國中畢業。家人或是媽那邊的親戚，也都少了所謂家人的連結。外婆一直和媽的妹妹同住在永和，偶爾與我們家見面。我記得她的助聽器在戴上前會發出刺耳的尖鳴，每次回國前，我會在機場免稅店買她愛抽的尊爵 3 號。

最後一次家族團聚，應該是同一年春節的聚餐，選定了外婆喜歡的必勝客吃到飽。但我一早莫名的頭痛，說要留在家休息，現在也找不回更早前曾見面的記憶。

外婆離家多日後，由於報警也毫無下文，大人們試著往附近的郊山找。某日的晚餐，媽說她現在最大的心願是外婆在山上遇到好心人家，看天氣不好收留她幾天，等我們帶她回家。

一個人失蹤以後，能有哪些應變辦法？警局筆錄、公告啟事、群發廣播、貼文求轉，然後是大廟求籤、小廟問事。但最後找到外婆的手段，卻是托夢。

吃飯的時候，媽說她昨夜夢到外婆，手裡似乎抱著東西，說是要

留給媽的妹妹，要她理解，然後她在夢裡哭著說阮敢是這款人，哪會按呢佻小妹計較。我分心滑著手機，雖還點頭聽著，但話聲卻落了下來。媽說夢裡的背景像是一個公車站，雖然外婆從不坐公車，但我們怎麼沒想到去查交通卡的紀錄。

專案即刻啟動，像是因為有人撐起傘所以雨有了身形。我們分別打電話去悠遊卡公司、捷運公司、客運公司，然後發現外婆的身障卡其實有記名，但個資不能輕易透露，媽跪在地上對著話筒哽咽哭求，我跟她說我來講吧，平日裡涼薄的兒子總有用上的時候。按照程序一步步解鎖，原來外婆真搭了公車，而最後下車的地點，是我們從沒去過的汐止。

這成了家族的謎，自有記憶以來，我們從未踏足過汐止，外婆像是被輸入了某個我們從未明白過的 AI 指令，生成了一個從未見過的模樣，然後自動導航駛進了另一個人間。

長年和外婆一起生活的表妹，說也夢見了。外婆說，她現在人在一間掛了許多燈籠的廟。汐止與廟，要拼湊其中的關聯不難，輸入關鍵字後符合條件的廟宇只有三間，其中最大的是忠順廟。我將定位連結複製到家族群組，大人們再次分批出發，先是到廟旁的汐止分局報案，然後在警察陪同下，沿路詢問當地的計程車司機。即便現代搜尋引擎再先進，尋人仍需依賴最傳統的方法。

天色漸暗，就在幾近放棄之際，大人們走過忠順廟旁一條幽暗的小徑，據悉平常是沒人在走的，但似有某種執念在招手，於是往深處一探，先看見一把傘，那是外婆平日攜帶的，然後再往前行，撞上一株從地底撐出巨大骨幹的樹，樹下躺著離家多日的外婆，回到人間了，但他們連番喊著：「莫看！」

\* \* \*

後事一切從簡，兩週內很快圓滿。只是託夢尋人的故事足夠離奇，甚至引來幾家媒體報導。事後我們向忠順廟主神、城隍爺、媽祖、恩主公等神明都謝過一輪，媽說，無論如何外婆的身體找到了，不然她會一生遺憾。

這句話讓我意識到年歲似乎找上了她。上次這樣被時間喚醒，是在外婆失蹤前一年的事。當時爸的父親病逝，他凍著一張臉處理喪儀，生人勿近，卻在某日清晨潰堤。口鼻出血、消化道黑便，鋪成像是盛夏走過正在填補坑洞的馬路，爸的青春在體內分餽，濃稠的瀝青灌進家族在他那一代的缺，嘶嘶作響。

後知後覺，他們當了父母這麼多年，拉拔三個孩子長大出社會，也得到真的死了自己爸媽以後，沒了做人兒女的身份，才知道那種失去就像是被大雨一口吞掉，水勢過猛，只能睜著眼看時間的河漲成湍急的江海，沉浮不知明日。

即便如此，他們依然沒多說什麼，讓我按照原訂計劃，搭上航程四個小時的飛機，前往另一個人間開始新的生活。

出國後其實甚少與家人聯繫，彷彿遊蕩在外的自己才是那個幽魂，偶爾視訊互報平安才稍有交集。媽說外婆離世以後偶爾會來入夢，每次都交待她要把身體顧好，也會再說說那年尋人的故事。只是我們各自講述的版本開始有出入，也遺失些許細節，但我無所謂，只要同意她的版本即可。

而類似的對話，譬如講到我的童年，媽總是遺憾在爺爺交代將我寄養給親戚前，我會在保母的機車上遠遠看到她時大聲喊媽，也會搶先走在樓梯的前面說我牽妳。我未曾經驗那些記憶，像是聽著另一個人間的自己，而眼下的現實，是螢幕上的她說我們也是第一次當人父母，要原諒他們。

我總是語塞，不明白該怎麼接受這個道歉。既已成人，我明白生而於世是相連為首、自立為終。日文的人間，是身而為人的意思，而人與人之間，都隔著一個人間，只容許一次擦身的機會。或許還能托夢，我想著到時要如何開口，說希望你們可以不用當人子女、不用再當人父母，就算你們講的故事和我記憶的不同，那也沒關係。

外婆離世一年後，媽說終於排到了她的牌位，仔細交代有牌位才是真的回家，但我卻看著螢幕那端彷彿時空暫停的家，思考著是否在

我關上門的那刻，那邊的時間就停止了。我還沒告訴媽，偶爾我會聽見外婆助聽器那尖銳的聲音，彷彿在提醒我某些還沒有解答的事情，還有我們之間的距離。我輸入了自己的定位點，也讓他們看看我這邊城市的照片，說這裡的人都活得好不一樣。

我查了地圖，隔著海不會有路線的建議，只有航班的訊息，我想著或許應該改問問 AI，也許它會給我幾條不同路線回家的方法。





## 評審評語 方梓

書寫久病厭世的外婆兩度離家出走，在第二次出走後失蹤多日，幾經多方尋找無果，後因託夢親人們，而終被尋獲屍體。

本文在書寫淡薄的親情，炎涼人世。因為作者個性、幼時的隔閡及旅日空間距離，對於親情始終涼薄，對外婆的離家及過世並無深切的情感之痛。

本文略略有太宰治的《人間失格》況味，外婆的厭世選擇另一個人間，而作者的冷漠，清淡看待親人對外婆失蹤、過世的情傷。

作者認為每個人有自己的人間可以選擇，以清而輕的文字敘述人世糾葛，看來寡淡卻有一些哲思。





## 曾稔育

### 簡歷

南花蓮人，曾獲文化部青年創作獎勵、臺灣文學傑出博碩士論文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打狗鳳邑文學獎與吳濁流文學獎等獎項。每週最期待練腿！

### 感言

關於探監，我記得的還有公路買過的桶仔雞。每次吃烤雞，都會想起那漫長的行車時光。也是在那種回憶中，我才意識到當長子坐牢，其實是一整個家都要陪著被關。



## 面會菜



隔了一層玻璃。他們朝著話筒低語。兩人的表情沒什麼改變。灰色，不像黑或白，空間的一切都扭曲成模糊的霧。她的下唇咬著上唇，神情間總有種說不出的哀傷。直到面會結束，無奈的不捨的她，回到車上，才緩慢地對家人說：「這裡的生活很苦，連青菜都沒得吃。」

車子行駛在返家的道路上，連綿的山丘所蔓延出的春意，宛若一頭龐大的獸。牠緊盯著他們一家，陷入如漩渦般寂靜的灰。車內播放著莫文蔚剛出的〈陰天〉，那女人自顧自地唱著愛情的遺憾，沒有理會那混雜啜泣的細碎風聲。

接下來的一周，她總是煩惱要炒什麼菜。

畢竟不能每天見面，所以撐起年老的身軀，奮力地提著一大籃的蔬果。再一一放入水槽。任流水洗淨塵灰，農藥。水槽眾生，如他在牢裡，浸泡著難以想像的寂寞。

但她難以釋懷。剝掉壞去的葉，又細心地切碎蒜與辣椒。一陣大炒後，熱騰騰的菜香飄盪在房裡。她的孫子溜上桌，嚐了一口，又一口。無法停下那張飢餓的嘴，直到被發現後，才不情願地下桌。

她把那些菜裝進透明塑膠袋，一會兒擔心這些菜不夠吃，一會兒又擔心超重。抱著煩惱上車，越靠近監所，她的嘆氣聲便越加嚴重。

陪她的女兒們，關掉車上的音樂，說用心一定會得到回報。

窗外飄盪著陰天，那要下不下的雨，懸宕著莫名的憂鬱。她始終緊閉著嘴。一旁的孫子，躲不掉舟車的疲勞，正緩慢睡去。

下了車，走進那堅固的圍牆。他在玻璃前，聽到她送了大量的菜後，臉色鐵青，隨後抱怨著：「我上次是說『tshìn-tshái，隨便』，不是叫你炒一堆青菜。」

那或許像一種典型笑話：好消息是兒子的監獄有菜吃，壞消息是他這周沒有肉吃。其他陪同的親人，放聲大笑。只有她有點委屈地低咕著：「我又不知道裡面過的都是什麼樣的生活。」

沒有親友有前科紀錄。

她也是到後來才明白，所謂的探監，其實是不斷來回的遠遊。

走進等候室，費著一兩個小時，換得十五分鐘的通話時間。

手裡拿著的肉品，也不見得每次都能成功送進去。她曾開心地帶著蒸好的鱈魚。但卻被獄卒擋下，用筷子翻來覆去地，把一整條魚，翻成骨肉四散的白色肉團。

那是寂寞的雪地。

她看向一旁的垃圾桶，聽其他人笑著安慰：「至少不是被丟到那裡。」

「也是啦。」她收起悲傷的眼神，只能融入笑聲，小聲地說話。

但也不是每次都這麼幸運，偶爾想買點兒子最愛的炸雞，卻因那裹粉的表皮被物檢攔下。帶著被退件的驚喜，孫子心裡感到開心，但不敢表現出來。

那是段艱難的日子，家裡大部分的錢，在之前都拿去打官司。平日吃慣粗茶淡飯的孫子，啃著冷掉的雞肉時，露出難得的微笑。作為對比，一旁的她倒擺著憂愁的臉。

面向那道灰色的牆裡，像玩著沒有邊際的猜謎。所有規定都是在犯戒後，才慢慢浮現。

只能在做菜時，當起第一道守門人。不要豬腳，那大根的骨頭有藏毒的風險。也不能燉雞湯，藥膳的湯水也可能偷渡酒水。鹽、胡椒，這些粉狀的調味料，更不能撒在料理上。

過了官員這關，也還要顧忌同學的感受。比方，雞鴨不能一起送，香腸的臺語像延長，拿去送給兒子，就像祝賀「羈押會不斷延長。」

她仔細吸收這些冷知識，不被年齡限制，仍活得像塊柔軟的海綿。漸漸掌握這些原則，她鮮少買現成的菜餚，常是在周末一大早，從備料，再到料理，最後經過加工，好符合牆裡的規定。

過程中，她都保持著微笑。年幼的孫子不懂，只是站在遠方，靜靜地看她提起大包的熱食，再次地坐上車。

探望的路程十分遙遠。那些用心熬煮的食材，搖晃在炎熱的夏季。有時還未抵達，便發出令人生厭的酸味。也只有在那樣的時刻，她才甘願把手上的料理遺棄。於監獄附近的攤車上，購買現成的面會菜。

送上那些菜餚時，她強忍著內心的歡喜，只淡淡地說著：「再分給你的其他朋友。」



帶著面會拿到的佳餚，他在獄中還算有些面子。能決定誰可以吃，誰不能吃，就像回到牆外的世界。想收留更多小弟，他也曾走到那扇灰濛的玻璃前，看不清母親的臉龐與那日漸衰老的身軀。只是低著嗓音，說他有個朋友，已經很久沒收到家人寄來的錢。

纏綿的細語，是誘惑。電話一頭的她，最終只是安靜聽著他的演出。

要她也給那人一些急用金。有些心酸的她，捏皺自己的衣襖，沒能拒絕。

算了算他在獄中的開銷，她後來是低下頭，問嫁出去的女兒能不能幫忙。

隔沒幾天，她的女兒照約定匯了幾千塊。

她的孫子當時年幼，什麼話都不能表示。只能靜靜地，坐在車子後頭。看窗外風景，那遠行經過的山，在那樣的生活裡，最後只剩下蠻橫的荒涼。

愛有時也是那樣。結束重複的遠遊，他們時常停在簡陋的小吃攤前，緩慢地下車。一行人保持沉默，誰也不提最近又多給了多少錢。點著乾麵，白飯，切一小盤滷味和燙青菜。一行人在油膩的鐵桌上，吃完飯後，才繼續行駛在返家路上。

那條橫長的公路，鮮少有其他車輛。路燈排著整齊的隊伍，彼此相濡著昏光，把整條路都染成橙紅的夢境。她的孫子覺得那場景十分寂寞。明明努力了一整個周末，但大家卻是陷入更難耐的飢餓，僅能聽她重複說著：「他只是替人頂罪，也是很可憐的人。」

孫子為她感到不捨，尤其當她不小心切到手時。那細微的傷口，不斷流出鮮血。卻無法停下工作，只是膠布隨便纏纏，又趕著做菜。

在看不見出路的生活裡，也多是孫子不懂的時刻。比如於他刑期快結束時，她偶爾會在作菜時，露出落寞的神情。也比如，那些原本豐盛的備菜，在那時亦變得格外純樸。

她不再準備大魚大肉，而改炒著最初的青菜。那簡樸的高麗菜，依然散著香氣。孫子再次偷嚐了幾口，卻是抱著疑惑，自行離開餐桌。

沒想過成年後，會在煙霧裡，想起當時的她。

在廚房，或是她的喪禮。眾人哭喪著眼，而孫子在遠方，看著他的眼。那沉默的湖底，不知道是否擺盪著悔意，後悔曾指責她炒著大堆的菜，或者更多。

香火，燃起大把的煙霧。孫子沒有哭。只是在那之後，也無能抵抗遺忘。記不得她料理過的大多菜餚。做不出滷肉、也煎不好魚，最後才退向最簡單的炒菜。

以為只要控制好悶鍋的時間，在菜還青翠時，完成調味的拌炒。但盛盤，上桌。味道，吃起來就是不對。不管看再多的料理影片或食譜，還是找不到她美味的祕訣。

有些東西始終是技巧難以抵達的。

或許是情感，也或許是個性，一些內在的肌理，總造就不同的舌尖風情。

那也是料理有趣的地方。一個食譜，但由不同人炒，或置換時空

背景。再怎麼努力模仿，都還是有些微的走味。

孫子也曾問過自己的母親，有沒有繼承她的食譜。換來的卻是一陣篤定的搖頭。白髮，皺紋，混濁的眼。孫子不忍繼續看，時間同樣在母親身上所走過的痕跡。

一切都在改變。孫子在短短幾年內，也逐漸淡忘她的面容，身影，甚至是存於話中那天生的幽默感。像是弄丟拼圖碎片，最好的時光早已消逝，圖裡的陰翳，成為一個接著一個，深鎖的貓眼。

孫子望向那兒，無奈地看年老的他，仍會伸手要錢。只是這回，換成了自己的母親。

「但我也打算要回來了。」

母親說話時，孫子沒有回應。

有時候，沉默就只能是那樣。

安靜地撐出新的裂縫，那理應無關的〈陰天〉，緩慢浮出。它的旋律吸附著第一次面會的情境。感性贏了理性的，始終不只有愛情。

也像是孫子始終不知道，她這一生究竟過得算幸福嗎？橫豎在牆上的她，也是傻傻地笑著。但那跟〈陰天〉，或者世界，都沒太大的關聯了。

## 評審評語 方梓

敘述老母親在女兒、孫子陪同下去監獄面會（探望）服刑的兒子。因為兒子一句「tshìn-tshái」而誤以為兒子想吃青菜。得知是誤會老母親每次都絞盡腦汁為兒子張羅「面會菜」。

全文以近似小說旁知（她）的筆法，書寫前往監獄途中及面會的情形，也暗示獄中兒子的無能啃老。而老母親離世後最令人懷念的竟是炒青菜，第一次面會炒青菜的滋味，其實是她對兒子的用心。

全文有些細瑣書寫「面會菜」及前進監獄的路途。作者擅長寫景，對於「她」的描寫非常深刻，感情的收束也極好。

文末因為老媽媽的過世，敘述者改為孫子，以孫子的視角看待出獄的舅舅或叔叔，此處稍嫌突兀。





## 陳翔羚



### 簡歷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東吳大學、大同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曾獲林榮三文學獎、臺南文學獎。

### 感言

母親愛看漫畫一直是我心裡的驕傲。謝謝評審與所有陪伴的師友，讓我有機會寫下這段小小的人生經歷，也讓他有機會被看見。



## 新的一集出來了嗎？



母親嗜閱漫畫，老實說，我心中一直是有種驕傲的。

或許是年少的興趣總是得向經濟條件低頭，那些不得已的中斷與壓抑，母親索性經營了一間小小的漫畫出租店，那年，她三十歲。

出租店位於中和連城路上。一九八〇年代的連城路，雖在路旁，但道路尚未開發修整，時常塵飛灰揚。母親的出租店沒有任何玻璃門面阻擋，揚塵與光都會悄悄地攀附在店裡的各個角落。

母親時常端著雞毛撢子，在狹仄細長的店面走動，拂掃左右兩側的書牆，那些武俠小說、羅曼史、各類漫畫都像是母親的寶物，日日擦拭點數進貨，所幸上門的顧客不多，對於只能同時塞擠五、六個人的小店面，母親尚能從容應付。

與一般商家不同，出租店沒有銀貨兩訖這檔事。客人抵押證件，付租金，直到下次書還，證件退返，交易才算真正完成。

母親常常要我拿著小板凳，坐在靠近店面口的書櫃前，要我看書，不准吵鬧。我總從書牆靠近地面的那層，抽取一本本的《老夫子》，看著書上的圖與字，來回翻看幾遍，看懂了圖，好像就慢慢看懂了圖裡的字。有時，我會起身走到店裡的盡頭，那有權充營業櫃檯的書桌，我趴在櫃臺上撒嬌地問著那些看不懂的字，母親也會放下手中的漫畫，教我識字畫圖。



有時，客人正好來租書，我就會站在一旁看著母親用著娟秀端麗的字，仔細地將客人租借的書名一本本抄起來，看著那些漂亮的線條，聽著客人稱讚母親的字，好像可以安定一個小孩的心魂，於是我又再回到小板凳上，繼續翻看我的《老夫子》。又有時，可能無聊了，就抬頭看看店門外，車流雖少，卻能捲起沙塵，像瀑布沖洩所濺起的陣陣白色水霧。

五歲的我，已有點對人事的理解與識字的能力，或許就是母親這座充滿寶物的小書城所積化的，即便我只能固守在一方。那段日子裡，似乎沒有任何吵鬧的聲響，無論是自身的、母親的，乃至於環境的，或許那些聲響早已被吸附關進那些漫畫裡了。

出租店的營業時間，是順著日頭緩緩進行的。日暮時分，母親總帶著笑容，拿出一支長鐵勾，走到門口，鐵勾先向上勾進灰鐵門的洞，再往下拉帶，至此，鐵門內外，色調一致，闌暗永夜。

一年多後，家中的一場變故，使得出租店受到牽連，永夜闌暗了。

我們一家像游牧民族般，遷離中和，逐步在永和落腳。母親切割過去，重新學起不同的生活技能，開始了家庭代工，眼皮下手指間的工作做了幾年，後來，伴隨著代工產業的式微，母親任職清潔工，洗刷打掃，用微薄的薪資，護守一家。

這些勤奮勞動的日子裡，不變的還是母親愛看漫畫這事。不知是否因為曾經營過漫畫出租店，母親體內像有個雷達，總能夠感應出住家方圓百里的出租店，只不過從經營者變為租書客。至於登記書目租

金，都已從手抄逐步轉成電腦化。

進入小學以後，偶爾跟同學聊起天，同學每每聽到母親准許我看漫畫，還租借漫畫給我看，羨煞不已，才知道母親愛看漫畫這件事，好像很值得炫耀。

不趕工的日子，母親就會去借漫畫，代工不趕貨，母親看漫畫卻很拼進度。她鍾情於少女漫畫，在租借類型上，自然屏蔽色情暴力，或許是因為考量我和哥哥還是青春期，也或許是畫風的喜好選擇，母親有專斷裁量權。她每次借書總是二、三十本，母親要不就是帶上買菜籃載運，要不就是帶著兩個小孩，三人將幾大袋書馱在肩上走路回家，或許扛馱的是漫畫，小孩負重的抱怨自然小又少。

拼進度的夜晚，常是飯食過後，好幾套漫畫就這樣攤灑在客廳的地毯上，母子三人或躺或坐，專注沉浸在漫畫裡的情節，喜怒哀樂的爛漫各自展開，一本，一本，再來一本。

九點一到，母親便趕我們上床，很是掃興，即便手邊的小情愛談得再火熱，但母親叫你上床就得上床，瞥瞄角落的藤條家法，要知道現實世界是無法妥協的，需懂得放手，務實也識時。

母親從不欠租，不逾時，是租書店裡的大戶兼好顧客。好幾次，放學回家後，驚訝所有的漫畫全部換了一批，我在學校還模模糊糊想不起昨日的劇情，豈知母親在家早已看完，又重新租上一批。我向母親抗議，母親回應我，手腳不快還想看漫畫。

很多年以後，我常想，母親看漫畫的速度很快，是不是也想藉此體會更多的人生況味，才能撫慰現實家庭經營與教養的不易，少一點

對清苦日子的埋怨。

奇怪的是，看了這麼多的漫畫，母親甚少跟我們討論這些漫畫裡的情節，我們都簡短以「好看」「不好看」來總結評價，最多輔以遺憾的表情。記得，有部《霓裳舞臺》，母親就是這樣簡單讚許過。時隔多年，雖然劇情已不復記憶，只記得講的是伸展臺上的故事，女主角以東方的臉孔與身材的弱勢，打進歐洲的伸展舞臺。那時國中的我，深深為作品感動，並非因為模特兒光鮮亮麗的裝扮，而是感受到再怎麼令人稱羨的職業，都有不為人知的辛苦，透過作品，女主角爽朗的笑容與堅強的毅力或許才是度過人生困境的要件。

慢慢地，我也才體會到母親並不擅長與孩子闡述分享自己的情緒，也不擅長說大道理，但隨著她「挑選」過的那些線條、文字、圖像、情節，我也好像能夠感受到她想傳達或認同的人情義理。

母親曾經在「挑選」這件事上展現過開明，讓我們自己去挑書，哥哥就去少年漫畫那區挑了一套，書名已忘，可那雀躍的神情似在訴說他忍耐許久，少男漫畫才是他的本色，而我則是跑去拿了幾本《小叮噹》，母親挑著眉說《小叮噹》很難看，一點都不切實際，隱約之間好像否定了我的漫畫品味。

母親那短語批評，讓我困擾很久，我們一直以來看的少女漫畫，雖是他人的人生，看似務實，但真的都切實嗎？我們不也都是被想像餵養著，讓我們忘記生活中的不美好，既都是想像，為何看《小叮噹》就會換來母親鄙視的眼光？難道是因為未來世界的道具太過神怪離奇了嗎？可惜母親不知道《小叮噹》裡有些道具在現實生活中已經

創生了。那麼，究竟哪個是務實？哪個又是不切實？

唯一能辨明的就是擁有廣大讀者的《小叮噹》，據傳藤子不二雄希望亞洲各區能夠統一並尊重原始名稱，後來終於正名為《哆啦 A 夢》。

《小叮噹》正名，母親還能接受。有部作品她打從心底無法接受新的名稱，那就是《尼羅河女兒》。我出生的那年，一九七七年，《王家的紋章》問世，沒想到在臺灣，因為盜版，沒有版權法，就讓這位「在尼羅河生長的女兒」歷經了三十年的冒名生涯。

要說漫畫中的女主角凱羅爾是時下流行的穿越劇之母，可能也不為過，凱羅爾穿越到古代與埃及王曼菲士相識相戀，但這對穿越古今的異國戀情談得太長太久，誰知當初穿越的劇情，一路從新穎演變至今成為老套。母親從經營漫畫出租店開始，遷移流轉到中永和，再到新莊三重，緊緊追隨這場詭異奇特的戀情，不離不棄，這期間也近三十年，豈想怎麼會沒個結局呢？母親每次到出租店，一定問「新的一集出來了嗎？」只要店家搖搖頭，她不意外地表現出遺憾與怒氣，這部歷久無法彌新，後期幾乎一年才出一集的漫畫，大概是得到母親最多情感的一部作品。

母親每次每次的詢問，期盼失望生氣，偶爾得到滿足，就為了等待下次的期盼失望生氣。我常笑她，真的記得劇情嗎？其實她也說不上來。但我還是羨慕母親的，畢竟我沒有耐心，沒辦法對一樣東西投注那麼長的心力。

母親後來失智，噪動，常有譫妄，已經無法看任何圖文書籍。遺

忘代表著真正的死亡與消失，母親失智，意指凱羅爾與曼菲士的戀情真的事不關己了，將真正地消失在我們的生活中。

有天上課，跟學生閒聊這事，我脫口說出「等到《尼羅河女兒》結局問世，我定要放一本在母親的墳前。」想來，是有點浮誇了。母親的骨灰放在罈裡，只有寶塔的一小格櫃子可以棲身，哪來的墳頭？但我想母親在世界的那頭應該還是心念凱羅爾與曼菲士的愛情吧。而我是不是應該去找找凱羅爾現在流落何方？即時更新給母親知道。

### 評審評語 林文義

隱忍與沉著的紀念——〈新的一集出來了嗎？〉

漫畫，另類母親的心靈自慰，開小人書出租店，母親同時也是最忠誠的讀者，艱辛的謀生，她從愛與美的「少女」漫畫尋求俗世外的內在純淨、情懷……。

作者如何揣臆母親從前最初的純真與夢？只有在漫畫閱讀中，追尋純粹的傾往、戀慕，那是無人可剝奪、制約的絕美境域，自由自在的歌吟詠誦。







2024 年第 14 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 散文一般組 | 決賽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2024 年 9 月 15 日（日）下午 2:00

會議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會議主席：廖鴻基（由評審委員互推）

評審委員：方梓、林文義、廖鴻基（由依姓氏筆畫排序）

紀錄：張竣堯

本次新北市文學獎散文一般組共收到 426 件作品，共 18 件作品進入決賽，綜合方梓、林文義、廖鴻基三位決賽評審委員意見，共計 15 篇進入決賽會議討論。

散文一般決賽入圍作品					
編號 E	名稱	評審投票			總得票數
		林文義	方梓	廖鴻基	
055	換乘			●	1
098	臺北橋走幾百回	●	●		2
138	秋食記	●			1
241	小月	●	●	●	3
254	鯊	●	●	●	3
306	三十不立			●	1
320	人間	●	●	●	3
325	槿風夢			●	1

### 散文一般決賽入圍作品

編號 E	名稱	評審投票			總得票數
		林文義	方梓	廖鴻基	
345	最好的			●	1
347	外衣		●		1
352	父製品		●		1
353	蜷邊的夏天		●		1
364	面會菜	●	●	●	3
396	身喻	●			1
422	新的一集出來了嗎？	●			1

總入圍件數：15

推舉的過程特別快，由於廖鴻基曾擔任後山文學獎的評審，被方梓、林文義老師推薦。

### 整體評分標準及今年度稿件狀況

**方梓委員（以下簡稱「方」）：**作品文字素質敘述都很接近，沒有非常好也沒有非常差。在選材上議題豐富，但偏向女性議題多了一點，尤其是最近比較熱門的身體書寫與情慾描寫。我有發現兩篇並不是臺灣人書寫的文章，應是來自馬來西亞和中國的作者，但是讀起來跟臺灣文化並沒有違和感。親情一直以來都是散文的熱門議題，在前幾屆的文學獎中，男性作家書寫爸爸都充滿怨恨之情，但這次相對柔和。與其他縣市文學獎相比，過去新北市的作品比臺北相對純樸，但這次新北市水準整體提高了。



**林文義委員（以下簡稱「林」）：**我期許自己盡量不要用長年的文學思維來定義文學獎。在評選上，我重視作品題材的多樣性，希望作品範疇像是大植物園一樣豐富。

**廖鴻基委員（以下簡稱「廖」）：**散文創作在臺灣累積數十年，已經達到相當充實的地步，但仍可不斷擴充與創新。我第一次參與新北市文學獎，無從比較。但是我比較喜歡在地書寫，尤其是對於在地空間、文化、特色的闡發，而新北市也有許多新移民作品，總體而言值得期待。

## 作品討論

### E055〈換乘〉

**廖：**我後來再看過一遍後，覺得可以放棄這一篇。

**方：**作品的敘述較為混亂，不知為何用「祂」作為代名詞。

### E138〈秋食記〉

**林：**這篇作品敘寫中國福建鄉村回憶，有一種野放的感覺。文章不像是為了參加文學獎而寫，有濃厚的民族性。透過此篇文章，讓我第一次了解海峽對岸的山林生活，藉由他的文字我能夠聞到味道與看到夜色。

**方：**文字輕描淡寫、信手拈來，第二遍看更有味道，會越來越醇厚。

**廖：**文字風格清清淡淡，而取材方面，如打獵文化、抓水蛇，在臺灣散文當中很少看見。

### E306〈三十不立〉

**廖：**我給這篇滿高的評價，題目很特別，因為平常說「三十而立」，而這篇文章的作者則是三十歲才開始體會人生，並反思自己三十歲才開始會不會太慢。文章具有哲思性與幽默感。

**方：**文章有兩段哲學思想過多，而且一直在抱怨，文中的哲思與三十而立的觀念並沒有連結。

**林：**文章帶有自嘲口吻，我唯一沒有選這篇文章的理由是文章的哲學問題提太多，而且作者自己不是很喜歡哲學系但又勉強自己。

### E325〈極風夢〉

**廖：**我懷疑這篇作品是套入公式的寫法，而且轉折很奇怪。

**方：**題材很好，但題目不好，不該直接命名「極風」。

### E345〈最好的〉

**廖：**相對於過去的文學獎而言，最近文學獎出現很多女性私密部位的題材。但是本篇敘述深度還稍嫌不足，只講苦盡甘來的喜悅。

**方：**文章寫出初為人母的感受，尤其是擠乳的痛苦。有一個很小的缺點是，作者很喜歡用直接敘述的方式，缺乏第一人稱主詞「我」。臺北文學獎早在幾年前，就有太多的月經、母親、懷孕、女性身體等題材了，但這篇作品沒有讓我有超越的感覺，並沒看到新觀點。

**林：**讓我想到〈身喻〉提到的月經議題。



## E347 〈外衣〉

**方：**這篇文章是馬來西亞人寫的，作者反對乳房羞恥的觀念，尤其又是在回教的保守國家，更屬不易。對我來說，從小的觀念就是內衣不要被人看出來。但作者剛好相反，他是故意給別人看內衣，要讓別人看到他的內衣是什麼顏色，而不是看到乳房。既然乳房的弧度、外觀是美好的，為什麼不能給人家看呢？這在許多女性書寫中，讓我看到不一樣的觀念，也顯現新一代年輕人的觀點。

**林：**跟剛剛討論的〈秋食記〉一樣，顯現外來新住民的特色。

**廖：**在用詞方面，作者的代名詞時而用「我」，時而用「他」，容易讓讀者搞混。本文作者一直在強調自己是獨生女，但跟解放、突圍無關。文意上有些跳躍，會有點混淆。

## E352 〈父製品〉

**方：**他的特點是仇恨父親的題材都是以男性作家居多，但這篇剛好相反。一般來說，女兒是父親的前世情人，但這篇卻寫出女兒仇恨父親。作者看不起父親，但他的性格卻又跟父親很像。文章中有太多瑣碎的情節，其實只需要透過幾個故事來說明就好。

**林：**敘述風格很像極短篇小說。

**廖：**以散文來說，如此篇幅會讓讀者覺得瑣碎。

## E353 〈蜷邊的夏天〉

**方：**文章敘寫智能障礙者的故事，但顯得有些刻意。

## E396 〈身喻〉

**林：**文章敘寫女性第一次面對月經，雖然文筆不錯，但較為瑣碎，喃喃自語。

**方：**我不明白作者為何要用白色的制服象徵純潔，而紅色的經血象徵骯髒。這種觀念只有在我這一輩才出現，我女兒這輩已經沒有了。另外，我覺得作者沒有那麼了解女性，因為月經來跟情慾並沒有直接關係。

**廖：**尾巴收得太漂亮。不過我有個題外話是為什麼沒有男性書寫男性身體？

**方：**男性作家都書寫同志題材居多。

## E422 〈新的一集出來了嗎？〉

**林：**這種題材會讓我們回到童年、少年看漫畫的時光，追憶似水年華。主角媽媽在現實生活中是隱忍的，讓我想到媽媽那一代，他們感受到的委屈都不會輕易說出來。所以主角的媽媽會從漫畫找到他的心靈寄託，以解決世俗的痛苦。

**方：**從這篇作品中，我無法看見漫畫對於主角媽媽的重要性。情節多在敘述全家三個人誰看得比較多，但是他們家卻從來不分享喜歡的或討厭的漫畫。像我的媽媽就很愛分享小說，也成為我日後創作的來源。作者只有提到一部媽媽喜歡的漫畫《尼羅河的女兒》，而其他人士喜愛《小叮噹》，可見媽媽喜歡浪漫的題材，以彌補他現實沒有的東西。而跟這篇作品很像的是〈臺北橋走幾百回〉，但後者比較鮮明。



**廖：**題材有時代感，空間敘述很清楚，光線、灰塵都寫得很好，但我比較不喜歡的部分是作者用了 2 頁的篇幅說明幾部漫畫的內容，會把讀者推遠。

### E098 〈臺北橋走幾百回〉

**方：**文字風格很樸實，人物很鮮活。主角是一位堅韌的母親，因為她很窮、沒有車錢，所以只好從臺北橋走回三重，還要扛布料。細節很鮮活，作者能夠把媽媽最粗俗、最堅強的性格寫出來，但是卻沒有讓讀者討厭，是很好的小說題材。

**林：**媽媽為了孩子的養育而打拚令人動容。以前我在臺北大稻埕念小學，有同學就是從三重過來。50 年代那時候，臺北橋就像一條邊境，大稻埕有許多北臺灣的大戶人家，三重卻蓋了很多工廠，彷彿是另外一個世界。文中的媽媽要讓孩子知道，即使生活艱苦，還是要熬過來。

**廖：**我重新看過一遍後，發現自己漏掉這篇好作品。

### E241 〈小月〉

**林：**作品的題材是廟會前面的歌仔戲，讓我回憶起學生時代去中南部同學的宿舍。這篇的樂趣在於傳統音樂。度小月的感覺很親切，呈現過去的傳統藝術，又有現代年輕人什麼都願意嘗試的精神，也不會因為貧困而自艾自憐。

**方：**主角沒有說他很窮，因為打包剩菜還可以過日子，以此來度小月。最近臺灣的歌仔戲正在興盛，吸引很多女生去。但是興趣不

能當飯吃，就像主角在文中有一日沒一日的的生活。文末以一首籤詩結尾，但這是開放性結尾，說明理想跟現實在拉扯的感覺。作者並沒有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究竟要選擇理想還是現實，也不斷定是非，全由讀者判斷。

**廖：**這篇作品跟〈臺北橋走幾百回〉一樣都很有在地的味道，很能夠代表新北市，是非常有味道的一篇。

### E254 〈鰲〉

**方：**本篇主要敘述愛賭博的爸爸的人生。作者寫窮寫得很深沉，讓我感同身受。意象非常好，炒鍋的象徵性在於鰲放在鍋子裡面，來象徵爸爸的人生。有點小說的敘述方式，但是又有散文的書寫，文字很好。

**林：**看到後面覺得稀微、淒涼，以鰲的意象象徵爸爸的人生。鍋子是空的，跟爸爸的人生一樣，作品值得肯定。

**廖：**文字非常好，後面多了幾個字來回味。鰲的意象雖然最後才提到，但卻貫穿全文。

### E320 〈人間〉

**方：**以外孫的視角，來寫跟外婆不深的感情，主角的性格涼薄。從頭到尾沒有解釋外婆為何想要自盡，我只能猜想是外婆久病厭世。我也猜想作者應該是留日的，頗有太宰治〈人間失格〉的感覺，但又沒有那麼嚴重。文章的哲思是每個人的人間都是不同的，作者把人生當作一個有空間的場所。本篇文字細膩，又帶有一種哲



思，而且作者能夠清淡、不帶感情地寫外婆地失蹤，完全沒有哀傷。

**林：**「人間」的命名有一種日本文學的冷靜，外婆尋求死亡是尋找人間最後的歸處。人到了一個年紀，最後一個心願是要回到自己最懷念的地方。人生到最後，不就是如此，從青春到晚秋甚至到冬天，還是要離去。

**廖：**作者在運用空間的距離、親人間的距離、家的距離，疏離感很明顯。但有些地方寫得不是太清楚，像是主角自比幽靈，我不是很懂。

(**方：**幽靈象徵主角跟家人都不親近。)

### E364 〈面會菜〉

**方：**讀完有點遲疑，作者一直用「他」這個代名詞，會讓我不知道敘述者是誰，到後面才知道是以孫子的視角，但前面完全看不出來，具有小說式的書寫風格。作者擅長寫景和寫畫面，尤其是阿嬤和兒子在面會的畫面。篇名叫做面會「菜」，而不是其他食物，是因為阿嬤真的很會炒青菜。小說和散文沒有那麼明確的界線，小說可以散文化，散文也可以小說化，這篇就是散文小說。作者描寫阿嬤非常深刻，充分寫出阿嬤作為母親，心情的無奈。

**林：**這篇寫得很真實且日常，是我心目中入圍的作品。

**廖：**陰鬱的情境以文字掌握得很好，且具有小說式的手法。最大的缺點是人稱，特別是後面孫子的出場會讓讀者混淆。

## 會議結果

剔除〈換乘〉、〈三十不立〉、〈槿風夢〉、〈最好的〉、〈父製品〉、〈蜷邊的夏天〉、〈身喻〉後，評審對於剩下 8 篇進行票選，最高分 5 分，最低分 1 分，統計 3 位評審評分後結果如下：

編號	作品名稱	廖鴻基	方梓	林文義	總計
E138	秋食記				0
E347	外衣				0
E422	新的一集出來了嗎？	1			1
E098	臺北橋走幾百回	4	3	2	9
E241	小月	5	1	4	10
E254	鰲	3	5	5	13
E320	人間		4	3	7
E364	面會菜	2	2	1	5

最終得獎結果為：

獎項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首獎	E254	鰲
優等	E241	小月
優等	E098	臺北橋走幾百回
佳作	E320	人間
佳作	E364	面會菜
佳作	E422	新的一集出來了嗎？